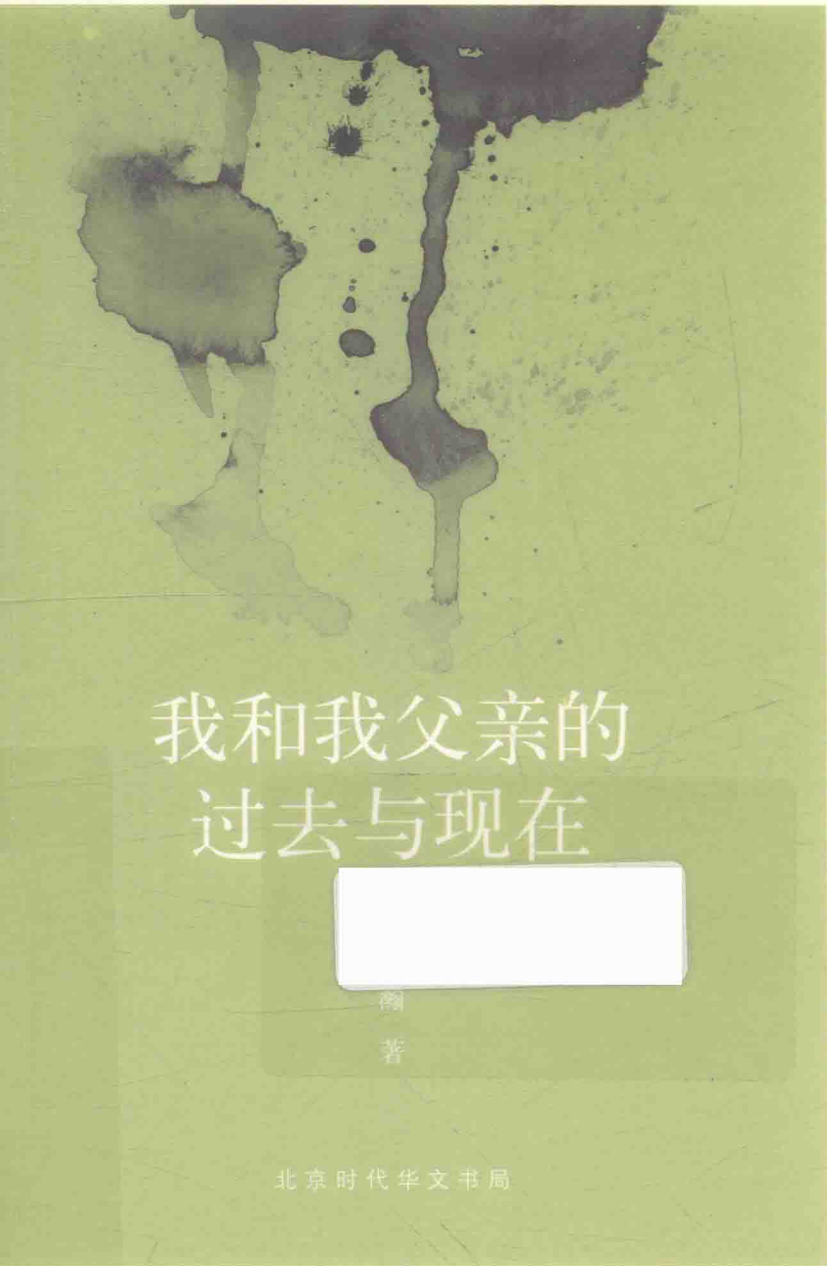


“在场丛书” |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

01

An abstract ink wash painting on a green background. The painting features dark, irregular ink blotches and a central, vertical, elongated shape that resembles a stylized figure or a calligraphic stroke. The overall effect is artistic and textured.

我和我父亲的 过去与现在

陶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场丛书” |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

01

我和我父亲的 过去与现在

姜博瀚 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姜博瀚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现在 / 姜博瀚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10
ISBN 978-7-5699-1866-3

I. ①我… II. ①姜…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6621号

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现在

WO HE WO FUQIN DE GUOQU YU XIANZAI

著 者 | 姜博瀚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梁明德 邵鹏军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莹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36501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155mm×220mm 1/16 印 张 | 17.25 字 数 | 169千字

版 次 |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866-3

定 价 |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洋河好孩	001
马戏团	030
浪丸	047
霞	057
野马虎在嗥叫	065
我和父亲的过去与现在	081
蝗虫	110
牧羊人	123
139	蒙面人的蛤蟆油
144	顺着迷人的香气长大
191	少年出行记
223	在这里你也像冠军一样训练
236	漂亮妈妈
250	小团圆
262	流浪狗



洋河好孩

六年前我离开洋河，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时我背着行囊站在洋河桥上宝红还哭着说，你有本事别走，走就是没种，走了就别踏进洋河地界半步。他气嘟嘟地捡起一块黑曜石往洋河水一扔，黑曜石打出十次水漂。六年来，洋河两岸的芦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洋河上的少年个顶个出落的粗壮勇猛，姑娘也俊俏如花。咸酸苦辣的京漂生活让我一年到头很少回家。

宝红和我是一家兄弟。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谁敢欺负我，宝红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拿着偷来的绿色宝葫芦砸那个人的头顶。并一直把葫芦敲碎为止。

洋河上的大人都说宝红出息成了一个好孩。

好孩。它是洋河的一种方言俚语。但不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带子变

成了好孩子那是对人的一种褒奖。洋河人从来不说你是一个坏孩子，能称呼好孩的人总之比坏孩子更恶劣。洋河上骂起人来都不带脏字。

宝红是个能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要不当不了好孩。跟宝红在一起从来不会感到寂寞孤独，他从来不会无聊。我们都是在洋河上光着屁股长大的一拨少年，他一直不安分于固定的生活，因为他讨厌我们父辈的古板，讨厌我们父辈一家子八兄弟，没一个男人敢跳进洋河的青年水库游泳。宝红对生活始终有一种叛逆感。他总是手里有很多花不完的钱，生活过得潇洒不说，还逍遥自在经常讨得女人的欢心。宝红不但聪明，甚至聪明过头，他的身高从来没量过，他一直没有机会量，他没有完整的读过书，也没生过病，也从来没有体检过。但是个头看上去在洋河上应该超过任何人，那时候洋河上的人还没有发明“侏儒”这个词语，后来有人把“侏儒”从大城市青岛带到回胶州县城，又从胶州县城带回洋河，宝红应该算是洋河上地道的侏儒了。我母亲说她刚嫁到我父亲家的时候宝红已经六岁了。我三奶奶无法抱着宝红出街串门子，只好托在手掌心，像托着一块宝石。

三奶奶对着母亲唠叨，侄媳妇恁说说这孩子都六岁啦，走不会走，站不会站，恁看看愁不愁人啊。母亲对我三奶奶说宝红是娘胎里自带来的福，甭管他，顺天老爷的恩德自然的生长，说不定孩子将来还是个能人。眼看着我母亲在短短几年内生了我们兄弟仨，个顶个雅致好看的容貌——乌黑色的头发，金色的眼睛——源于家族的绝大部分相像之处，还主要源于我姥姥娘家门上是红石崖出海打鱼到俄罗斯的缘故，我母亲

一直说她姥爷是俄罗斯种长着一个鹰勾大鼻子，褐色的眼珠，五大三粗的个子。但是在宝红身上却显得没那么讨人喜欢，他矮短的腿，细小的身子有些乏力和拖累人。

宝红十岁上才读小学一年级，同学们都叫他矮子。三奶奶说，小杂种再胡咧咧，我一个个把你们狗嘴都缝上当哑巴。宝红虽然人小，模样倒是俊秀可爱。坐在班级里第一排座位上，露着头，像只爬山下来偷西瓜的小猴子。老师也总是让宝红读课文，一只小猴子下山来了，它来到西瓜地里偷了一只大西瓜。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骂这些野孩子不是人养的，再笑都把狗牙打掉了。老师说同学们应该给宝红鼓掌，班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老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爱心，五讲四美三热爱。同学们不要把宝红孤立。大家不要做罪人。虽然老师这样循循善诱，但是放学路上，宝红还是会受到某些熊孩子的冷嘲热讽。时间久了，宝红内心的火气激怒了，他举起拳头一拳就锤到对方肚子上去，把攻击他的人打的上吐下泻。三奶奶为了保护孙子宝红不再受到小杂种们的刻薄挖苦，做出了让宝红辍学的决定。宝红又退回了和我一拨孩子的世界里，他脱掉了侏儒的帽子成了孩子王。

2

宝红成为洋河上的好孩子后，所有人都躲着宝红的时候，只有我爷爷另眼对待宝红胜过对待我们。现今的社会成不成才不论学历的高低，

赚不赚钱不是个高个矮的问题。宝红遗传了三爷爷的机灵才智，我们都羡慕不已。宝红身上的能量放射足够让我们觉得他能像他的爷爷一样成气候。

改革开放初期，我爷爷在门楼底下开了一间小卖部。不大的屋子，只能容一个人坐下。我爷爷在大队里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回家后闲不住，就考虑弄个小卖部打发时间，我爷爷隔三岔五骑着他的德国造自行车去一趟胶州城进货。路过洋河桥的时候是一个堤坝，夏天的洋河水大得惊人，雨水再大点的话，都有把洋河桥冲垮的危险。洋河人用竹木为框架，再用树枝，石子，秫秸和黄泥头填实，做成一个巨大的埽修成堤坝来做护堤。宝红每次都能眼勤手快地跑到洋河桥保护我爷爷过河。

我爷爷夸宝红虽然人小，是十分聪明的小大人，心里有人眼里有事。宝红也经常会到我爷爷的小卖部坐上半天不走，跟我爷爷拉拉家常。这个时候的宝红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会陪着我爷爷下一盘象棋，逼迫的我爷爷老帅搬家。我爷爷拿着一毛钱的葵花烟给宝红，宝红双手接过。然后掏出自己的将军烟再递给我爷爷。我爷爷说，我的烟不好抽吗还要抽你的将军，宝红说交换一下，味道更香感情更浓。后来，宝红的手艺活也有断缺的时候，几天弄不到一分钱，跑到我爷爷这里叫着四爷爷想抽根烟。我爷爷从货架子上拿下一盒扔给宝红，少抽点，节省着，抽多了，对身体不好。我奶奶还说宝红出生个好孩，你个死老头子你就应从着他吧，咱三嫂子知道了非活扒你皮。我爷爷的脾气我知道，他看不上洋河任何人，从不赊一分钱的账。但宝红在他心里装

着。宝红拿着四爷爷比他亲爷爷还亲。这叫一物降一物。有些时候，我三爷爷气得手哆嗦起来，干着急，就是打不着宝红。再后来，我三爷爷得了癫痫，浑身上下时时刻刻不停地哆嗦。我们一直以为三爷爷的病尖是被宝红气出来的。

我爷爷经常跟宝红讲他三哥当年在青岛是多么的红火，在家里大事小事都由三哥主了算，人人都称三掌柜。在外腰里别一把匣子枪，乘船运军火贩卖汽油，风风火火风华正茂。宝红觉得四爷爷说出来的话活鼻子显眼都是为癫痫风病症的三哥吹牛，一百个不信。宝红说爷爷的匣子枪呢，一辈子也没看着个弹壳。哆嗦成那样，还打枪，说不定子弹打到海南岛上了。我爷爷又说，上级运动一来了你爷爷的匣子枪就藏起来。上面带着一群人马来了咱家里，你老爷爷胆小怕事逼着你爷爷交出匣子枪。不上交的话，咱家里还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早被抄家了。

宝红觉得四爷爷的话里有理，信了一半。不信的一半，是他没看见一粒弹壳，没有证据。

我爷爷说你去看看你家老屋的门楼上，回来再说。

宝红说那个老屋都快塌了，有什么可看的。我看了十几年，逢年过节贴着四季平安，平时光秃秃的。我爷爷说，你再去看看，仔细看。

宝红被我爷爷的话煽动的激情高涨，回到了老屋里，他伸头瞧瞧，左顾右看，搬来了当年癫痫爷爷活着时候经常坐着晒太阳的太师椅，宝红踩上去，伸一伸手正好够着门框子。

宝红把门框上由红变白的四季平安读了一遍，然后还是没发现什

么。后来宝红把四季平安撕掉了，然后又吐上吐沫涂抹擦干净，宝红差点从太师椅上涨落下来，他用小手轻轻地摸了摸，又跷着脚看了看，一个金黄铜色的子弹，露着屁股撅在外面。

我爷爷说，当年上面有人马冲到咱家里，说缴枪不杀。你老爷爷说，三，你要是不想让爹早死的话，就交了吧。我三哥这人就是脾气大举起枪打过去，结果子弹落在了门框的横梁上，还好没伤着人马。我三哥被抓去了，关了五年大牢放出来，就得了癫痫一直癫痫到死都没停过。

宝红被四爷爷说的他三爷爷，引动的宝红血管爆裂，筋骨突出，激情澎湃间突然对爷爷有了更加深厚的情感和敬佩。我也看出来，宝红像全身灌满了电流，电击般兴奋。同事眼神里又是莫名的忧伤。

宝红说，那些杂种，还我爷爷的匣子枪。

自此后，宝红一心一意想去当兵。当上兵就能摸枪，在民间摸枪犯法，真摸了摸得也是猎枪。那是土包子玩的家伙，说这话的时候宝红像在骂爹。对，他就是在骂爹。他觉得他叔没出息，整天就会打兔子打麻雀。

武装部来洋河征兵的时候，宝红第一个跑到了大队里等候。宝红说他一夜都没合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部队首长在洋河看到宝红的时候，一个劲地夸宝红这个小子挺机灵，退回去几年赛过小兵张嘎。首长一问宝红的年龄十六岁正合适，叫来量一下身高，结果傻眼了。首长摸着宝红的脑袋直叹气可惜了孩子，爱莫能助。宝红一个劲地央求首长，

收下他吧。宝红还行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逗得首长哈哈大笑。首长说，孩子别急，等你再长上三年，我还会来的。我不信你就鼓不了一鼓，蹿升不了一扎。

宝红说拿破仑个不高能扔炸药包，董存瑞个不高，能取威虎山。宝红说了很多，总之张冠李戴，把他知道的串在一起一口气说完。然后是宝红个不高，照样钢枪不倒。

部队首长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宝红彻底信以为真的欢喜。当敬国胸前戴着大红花跳上军车的时候，宝红彻底失望了，他最爱的匣子枪又要变成泡影了。敬国走的时候，宝红眼泪稀里哗啦流了洋河一路上，宝红对敬国说等你当兵三年复员回来，老子就上前线，我才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姑姑嫁给了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志愿兵，分配到了洋河派出所当警察。我姑夫腰里天天别着一把五四手枪，在他到我爷爷家的时候，喝醉了酒躺在火炕上睡大觉，我才敢爬炕上摸一摸。我把摸匣子枪的感觉告诉了宝红，宝红直哭红了眼看着我。

宝红说，你是我亲兄弟。我是不是你亲哥，我说不是。宝红说，就算我们俩不是一个娘生的，可是咱们的爷爷还是一个娘养的。

宝红让我带着他去摸一把我姑夫的五四手枪。你说爷爷都是一个娘养的，那姑夫他也是你的亲姑夫。你自己去说。我一个劲推托起来。

宝红找到我姑夫的时候，嘴甜的像抹了一层蜂蜜上面还带着霜。我姑夫刚刚睡醒坐在炕上不动，宝红上去递了一根烟。宝红跟我姑夫说，

宝龙说姑夫的五四手枪是假的。我说不是。姑夫是洋河派出所的警察能带假手枪，怎么说姑夫也是广东海军回来的功臣，真是天大的笑话。

姑夫说，宝龙说是假的那就是假的了。

宝红让姑夫把五四手枪拿出来，当场验证。姑夫从背后的被窝里掏出来，垮塌一声，卸了枪膛取出子弹，把枪滑到了宝红眼前。宝红直勾勾地看着枪托在炕上旋转，转的宝红眼睛都花了。宝红说，四爷爷，你的老花镜呢，待我看个仔细。

我大姑说，你姑夫对你真好，别人都捞不着玩他的枪，你看看你叔的枪好还是你姑夫的枪好。

宝红说我叔的破枪看起来大，顶多打个家雀儿，我姑夫的枪短小精悍，子弹穿堂连大象见了都要立即倒。

宝红问我姑夫很多关于冲锋枪，步枪，机关枪，五四手枪，榴弹枪，匣子枪的特点。我姑夫说枪术在十八般武艺中比较难学，不易掌握，俗说：「年拳，月棒，久练枪」。

宝红听了姑夫的话后，更坚信他以后的道路就是到部队上闯一番天地。宝红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枪，尤其他的链条枪，用我爷爷德国造的自行车替换下来的链子扣制成的枪，用一块有弹性的皮子勒着，玩起来非常有杀伤力。我把宝红的链子扣枪借来，装上了火柴杆。趁着我大哥睡觉的时候，我对着他的头，催促他赶快起床，否则我就开枪。大哥从被窝里探出脑袋来看个究竟，结果我手中的枪走火，火柴杆深深地打在了我大哥的腮帮子上。我母亲骂我小杂种，多亏打得准，一旦歪一点就

能把眼睛打瞎了。我母亲把宝红骂了一通，你这个小死孩子，好样子不教宝龙，顺手夺过来把那个枪扔了猪圈去。宝红一看结巴起来，婶婶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宝红死心不改跳进猪圈从粪坑里掏出链子扣枪，上面沾满了猪粪，臭烘烘的难闻。

在宝红的带动下，洋河的少年每人自制了一把链子扣枪。他们拿着这些自制的土家伙，吓唬人的破玩意成了威震洋河的“蝗虫帮”。宝红这样的少年我估计哪个小镇都有，在大人的眼皮底下不正干，成了眼中钉。宝红发动所有的孩子都到车铺里去寻找车链子扣，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里一群孩子瞄着一只只鸡鸭鹅响着噼里啪啦的枪声。宝红成了罪魁祸首，被人抓住撕着耳朵喊叫着不敢了，不敢了。那个时期，宝红走到哪里总有跟帮的走到哪里，他们成群结伙站在路边上，你来到洋河一定认得他们的脸。宝红更是如此。

9

一年夏天暑假，老师布置作业，每个学生回去抓蝎子。我和宝红去旗山抓蝎子，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认识蝎子几条腿，什么样的脑袋什么样的尾巴。我真用手去抓，结果被蝎子蜇了一尾巴。疼痛难忍，宝红拿起我的手放在他嘴里用尽吃奶的劲头拼命吸。宝红吐了一地的口水，我的手掌没蜇肿，倒是被他的嘴吸红了一大片。见到母亲，宝红结巴着跟我母亲学舌，说一只蝎子蜇了我的手，被他拿起来填嘴里就嘎嘣嘎嘣地咬

着吃了。

母亲说你净胡诌。宝红拖着我就跑出了家门。宝红跑我在后面追，惊吓得大街上鸡飞狗跳。一只误入歧途的老母鸡以为我们是在追它，它用尽了全部力量在我们俩面前歪歪扭扭的跑，最后跑直了腿的老母鸡趴在地上不动地张着舌头喘粗气。我害怕踩着母鸡，甩出去一个趔趄。我趴在地上回过头来，看着宝红把老母鸡抱起来。老母鸡在宝红怀里撒了一泡尿，鸡屎沾了他一身的臭味。

我跟随着宝红一路上来到了洋河。洋河水清澈蔚蓝，老母鸡在水里淹的克洛克洛叫。老母鸡往洋河岸上跑，宝红摀住老母鸡，手里抓了一管子鸡毛。宝红说，把它烤着吃了。

我被蝎子蜇了一尾巴，手痒痒得要命，心里也不是滋味。突然被宝红说得流了口水。我们俩在洋河边支起两根木棍当炉灶，宝红用铁丝一头拴着老母鸡的脖子一头拴着老母鸡的两条腿挂在横梁上火烤。老母鸡烧的克洛克洛叫，胸脯上下喘动着一直到平息了，腿也蹬直了。烤的老母鸡身上的鸡油从肚皮里渗出来吧嗒吧嗒地滴在柴火里，火焰顿时旺盛，被风一吹呼呼地燃着。喷香的烤鸡弥漫了整个洋河。那天下午，我和宝红躺在洋河岸上晒着太阳吃着烤鸡，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连个鸡头鸡屁股都没剩下，二十多条洋河上的纯种大黑狗闻风嗅到了香气跑来，它们蹲在岸上吐着鲜红的大舌头流着哈喇子像一排站岗放哨的士兵用失望甚至哀怨的眼神看着我们的吃相内心极度的不满。

傍晚我和宝红离开洋河回家的时候，大黑狗们还跟随在我们屁股后面留着哈喇子一直甩不掉。二奶奶在大街上到处叫唤她的老母鸡回窝，就是找不到那只芦花鸡。二奶奶看着我和宝红从远处走来，就堵住我们问有没有看到她下蛋的芦花鸡。宝红一嘴唇的油渍未干，空气中还带有鸡腿的味道，似乎被二奶奶嗅到了马脚。宝红说从来不知道她家还有一只芦花鸡，二奶奶冰冷的双眼斜斜地望着他，一会儿又翻瞪着白眼珠子立马移到我身上说，谁不知道宝龙是好孩子不是好孩，二奶奶是最喜欢他的啦。二奶奶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衣襟里摸出一块高粱饴糖，变魔术似的让我看着顿时又流口水。刚开始我还像一头倔强的驴强忍着憋住嘴巴，咬着上下唇不敢开口。二奶奶把我一把生拉硬拽到身边，她悲伤地眼睑低垂着，她脸上的表情有时像猛禽，有时又像银蛇。我始终闭嘴生不承认地看着她脸的变化并没有带来威胁，反而二奶奶继续甜言蜜语相加继续哄着我满嘴夸我是好孩子，使我成了洋河上繁我独无的好人，像我曾祖父般声名远扬。

“你要是不说，我也从你那双滴溜儿转的大眼睛里看到了我的芦花鸡。谁吃了芦花鸡它就在谁的眼睛里拍打着翅膀来回地转”。二奶奶继续言语相加围攻我内心脆弱的堡垒。

二奶奶紧盯着我不放，让我变成了胆小鬼。

我左眼看着宝红右眼对二奶奶使了一个眼神。二奶奶抡起胳膊就是一巴掌抽在了宝红脸上，把宝红抽得翻了个摔在地上。二奶奶表现得非常镇定，反应敏捷一把抓住宝红的后脖颈，将他提领起来悬挂在半空

中。宝红叫着冒了一身汗，像一只被宰割的小羊羔求二奶奶放下来。二奶奶手一滑，脱落的宝红啪嗒掉在地上，像一个甜瓜摔碎了。宝红人小俏索，他顾不上疼痛捂着腮帮子爬起来撒腿就跑恨不得两腿生风只想着捡回来一条小命。

二奶奶在洋河大街上穷追不舍。一老一少前后奔跑的样子比兔子还快笑翻了拴在木橛子上的毛驴子龟鸣龟噉地叫着。

二奶奶不像洋河上的小脚女人蹀躞着步子走路，她脚宽大有力，跑起来风快。眼看着宝红就要被二奶奶的飞毛腿追上了，宝红像那只被追赶的芦花鸡，曲里歪拐跑成了Z型，把二奶奶都绕晕了眼。二奶奶站住不动，手掐着双腰上气不接下气。宝红站在远处说：二奶奶，我的亲二奶奶。你饶了我吧，你还有九只芦花鸡呢，也不差我这一只。你饶了我，我给你当牛当马使唤。我不像宝龙，他就是一个叛徒满口谎言，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家伙。叛徒是靠不住的啦二奶奶。宝红疼哭流涕的说，我们老坟茔里怎么可能会出一个叛徒呢！你说是不是二奶奶。

二奶奶掐着细条的长腰，头发都跑爹煞了感觉内心有一团烈火在燃烧着她。她吐了一口唾沫说：“恁祖宗那个死尸，老坟茔里怎么爬出来你这么个好孩。小杂种，死孩子，你以为长得像只黄鼠狼一样就敢惦记着我的芦花鸡。它那么效力的给我下蛋吃你也不睁大了耗子眼看清楚了竟然敢偷到二奶奶头上了，你今天不连带着鸡毛给我吐出来，我就让你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让你看看我姓孙而不孙。”二奶奶的声音很粗野，很吓人。

各条小巷中涌出来的人群如旗山一样黑压压的一片嘈杂声挤满了洋河大街想看个明白。日落后的阳光显得有些无力，好像在跳动一般。骚动的人群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都在静静地听着看着。他们目睹了洋河大街中心对峙着的两张脸，一张老一张嫩。一张脸是笑眯眯的时候，而一张脸是凶神恶煞。一张脸是痛苦和恐惧的时候，而另一张脸是咄咄逼人的愤怒。这两张脸互相轮换转变，挣扎着互不相让。

二奶奶骂完了还想继续追，可是她实在是追不动了，眼睛冒着火花。她向前迈了一步只好停住，弯着腰让头脑清醒一会儿。那个傍晚，我在心中暗暗祈祷。二奶奶始终没有追上宝红，宝红也逃过了一劫，保住了他的鸡子没有被狗吃。宝红说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吓破了胆。二奶奶剩下的九只芦花鸡，一只不给她剩下，都挨着炖了吃。他还数落我是一只口渴的乌鸦贪吃贪喝给点口水就当蜂蜜一样甜到心里去了，二奶奶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你居然还信她。早晚有一天，你会被敌人套出话茬子连家底都出卖了。

二奶奶满洋河追逐宝红的笑谈传到了我三奶奶耳朵里，她还说一只芦花鸡吃了就吃了，多亏孩子还口口声声一嘴一个叫着二奶奶二奶奶的。又不是两旁外人。她可真是个下作的老地主婆。妯娌心里留下了深深仇恨的阴影，走路碰了头两个老太太横鼻子竖眼的嘟噜着脸，都把脖子扭到了马路牙子上呸呸吐唾沫。心里互相膈应着不说话数月之久。